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經解卷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膳錄監生臣胡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三

莊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之法繼正則即位繼弒則不即位故一十二公之間繼弒而不行即位者三焉莊之繼威威見弒於齊也閔之繼子般般見弒于慶父也僖之繼閔閔見

宋孫覺撰

弒於慶父也即位禮居喪逾年於正月朔日始就阼階之位南面而改元以聽斷一國之政蓋盛禮也繼弒而自立者則不忍行即位之禮以為君父見弒於人則為之子者亦何心於即位也春秋因而不見所以深痛先君之禍而少伸嗣子之恩焉左氏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趙子曰母以得罪去國猶為不忍父為他國所弒其情若何非通論也三月文姜方孫何妨正月即位此為妄也公穀曰不言即位按賈不

行其禮謂之不言非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春秋魯史其紀魯事異於外非以為諱也吾之君必無是惡君之夫人必無是行也吾之君則甚有德者也吾之夫人則甚有德者也然而常不道而見弑常有罪而出奔則非待之者之過也為之君為之夫人者皆自取之然吾之所以待之者猶是也謂之君則至尊者也謂之夫人則至貴

者也至尊至貴之位非所以待不肖姦惡之人也然
不肖焉姦惡焉非號名之不美非位勢之不崇也所
以為之者非其人也吾不以今之為者非其人而卑
其位勢惡其名號也吾所以待之猶是也君夫人者
至尊至貴之位而有道有德之稱也吾待之不可不
以是禮也為之者非其人吾不與也春秋之法諸侯
而失其國家者謂之出奔所以罪其不能守天子之
土不能奉先君之祀也魯之君夫人去其位失其國

家者謂之孫孫之言謙也謙孫而去其位也故堯典
曰將遜于位是也春秋於魯君夫人之出奔謂之孫
猶曰吾君夫人之去其國不過遜其位爾非出奔也
魯君之見弑者謂之薨猶曰吾君未嘗不正終焉焉
得見弑於人乎凡吾之為是法者所以待君夫人也
非所以待見弑出奔者也故春秋之書孫者三夫人
之孫者二文姜之孫則去其氏哀姜之孫則不去之
文姜殺其夫威公哀姜殺其子閔公姦惡之迹同而

弑君之罪等然其氏或去或不去者聖人之意也文姜之惡可見矣其孫于齊是宜見絕於齊也不稱姜氏所以許齊絕之也齊侯則是與夫人為惡者矣然許齊絕之者非為齊襄設也以明骨肉之親惡之大至其害義則雖其親得絕之也哀姜之惡可知矣其孫于邾邾非哀姜之國非所宜往也特曰姜氏所以明邾得絕之也文姜齊女齊絕之則有踈骨肉之嫌聖人辨其嫌使之得絕故不稱姜氏而唯書之曰夫

人孫于齊哀姜孫于邾邾非其族以明邾不當受異
姓之女它國之夫人來則絕之爾故書之曰夫人姜
氏孫于邾公羊曰內諱奔謂之孫按言奔為孫所以
待之厚而責之深也謂之諱非也公羊曰夫人固在
齊矣其言孫于齊念母也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
始人之也啖子曰豈有先在齊而今書孫乎蓋見不
書夫人之至爾不知姜氏隨喪而歸不告廟則不書
也又曰不稱姜氏貶按夫人不稱姜氏所以明齊得

絕之也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此說近之而謂之禮又非也

夏單伯送王姬

左氏作單伯送王姬杜預以單伯為王臣天王將嫁女於齊使魯主其昏故單伯來送之也公穀皆以為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按杜預所以推單伯為王臣者蓋見左氏作送王姬於是之時王姬猶未至魯既言送女則決非魯臣也又魯之大夫死皆

書卒其不書者其有所見而單伯之卒不見於經又無不當書卒之迹內臣未嘗書字而單伯書字若蔡伯毛伯之類是也故杜預因此數事推為王臣也然單伯於此見經之後莊十四年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郟春秋王臣而會諸侯但序諸侯之上不若內臣而書其會也惟內臣會諸侯則曰會某由此觀之則單伯內臣非王臣也王姬未至於魯不當稱送此當從二傳作逆王姬為是

也然內臣而稱單伯者二傳所謂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是也天子命之畿內之邑使之歸國為大夫故書氏書字同之天子大夫也鄭祭仲陳女叔之類是也卒不見經或有大惡或舊史所無未可知也書曰逆王姬者天子之女下嫁諸侯之國尊卑不敵必使同姓之國主之魯之主王姬之婚蓋同姓亦常事耳天子之女且至使大夫者逆而為之主亦常事耳皆不當書而書之者蓋威公見弑於齊仇讎未復而莊

公又在哀經之中天子乃於是時使之主王姬之婚
下嫁於齊居喪主婚非禮也又與仇讎之國為禮失
禮之甚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見天子不當使居喪
者主婚魯不當交仇讎而單伯不當逆也公羊曰何
以不稱使按內臣外出未嘗有言使者春秋省文耳
何獨於此始發例乎穀梁曰其義不可受之於京師
也按逆王姬則是如京師可知也不須曰如京師也
惟曰君弑於齊其義不可受此說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荀子云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入則孝出則弟人之小行也蓋事有不中於道理有不合於義者則雖君父有命有不必從惟道義之所在耳威公見弑於齊仇讎未復莊公之喪猶未除也而天王遽使魯主齊王姬之婚天王則失禮矣為莊公者當以衰經未除仇讎未復辭於天工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非無無喪之隣國也蓋

莊公未之辭爾辭之不固與不辭同也誠之至者通於鬼神哀之切者感於異類君父之讎未復儼然在哀經之中乃釋怨解仇與之為婚姻之主雖能變其禮而築館于外然猶未免於交婚也聖人以莊公為事君不盡其誠居喪不致其哀忘君父而交仇讎舍哀經而親弁冕雖築館以示變然不能救其罪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不知而為者猶可恕也知其是非猶且為之此聖人所深誅之者也莊公知主婚之非而

而改築王姬之館孰與辭之而不築也蓋攘難者待
來年而後已孟子非之不當主婚而築館于外春秋
罪之左氏曰于外禮也穀梁曰變之正也不能辭之
而徒築于外乃以為正禮正止如是乎非也趙子曰
築之為宜不如辭之為正是也

王使榮叔來錫威公命

春秋書錫命者三威公之命錫之於既薨之後文公
之命錫之於即位之初威公之命錫之於在位八年

三傳諸儒論其禮皆不同杜預尋左氏之說則以謂
威公之命若今之哀策文成則錫以命圭合瑞為信
若如其說則錫命之禮有不同矣然經書之皆曰命
無異文馬公羊以為命者加我服也何休解之曰九
錫也按九錫蓋諸侯極盛之禮非大功大德不輒加
之矣以周室之衰而魯侯之弱不應十二公之間賜
之九錫者三也穀梁曰有受命無來錫命范甯亦曰
九錫也至如陸淳趙子之徒以謂如漢已來就加爵

秩今以經考之則威公已死文成時在位謂之追錫死者則在位者不通也謂之加服賜圭則已薨者無用也尚書文侯之命有秬鬯弓矢亦不具九錫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有受職受服受位受器賜則賜官賜國作牧作伯之別然則上之賜下尊之賜卑皆謂之命故書傳言天子則曰天命言臣則君命言子則父命蓋命者亦無定物上之所加君之所賜則謂之命春秋之時天王有賜於魯則皆書

曰錫命於其來求則指其定物曰求車求金此聖人之微意而君臣之大法也君而有賜於臣父而有賜於子不以其多不以其少不以其貴不以其賤皆曰命焉物之多少貴賤不可校也其所重者尊者之命焉君而有求於臣父而有求於子多者言其多也少者言其少也貴者言其貴也賤者言其賤也為之臣子而君父有求於我焉則所以事之者不至而有罪矣必言其貴賤多少以為輕重也春秋書錫者三而皆

謂之命書求者三而指名其物聖人之微意而君臣
之大法也春秋書王必曰天所以別吳楚之僭號表
天下之無二且推尊之明無與上也其不書王者三
范甯所謂舊史有詳略夫子因而弗革者也趙子曰
殺弟出居觀文見義至於錫命威公則歲月已深不
異其文則無以見惡按經書錫威公命則弑君大惡
之人而天王之命加之譏貶之意已見何須去天也
當從范甯之說錫威公命見其生不能誅死錫之命

其無王也甚矣

王姬歸于齊

不書來逆者蓋齊侯自來得禮親逆常事不書齊與魯為世讐而魯主其婚又在衰經之中也不書王姬之歸無以見魯之失禮而天王失命也趙子曰內女歸非常乃書此說是也公羊我主之穀梁為之中者歸之也十二公之間書王姬之歸者惟二處耳足知書之皆非常也

齊師遷紀邢鄆部

春秋書遷有二例宋人遷宿遷非宿之意為宋所疆
遷邢遷于夷儀邢自遷國非人疆之至於邢鄆部三
邑為齊師所遷與例不同而書之有異此聖人之意
也紀無可滅之罪齊侯志欲滅之紀於當時其行又
賢聖人於齊之滅紀特變文以示義不與無道之齊
而滅有道之紀凡遷之例皆書人以見遷人之國為
已附庸貪利忘義行如匹夫紀三邑之見遷則書曰

齊師以見三邑之民無去紀之意而齊以彊師遷之也邾郚部遷之於齊則三邑為齊有也春秋之例奪取它國之邑者謂之取齊實奪紀三邑以為已有然不曰取而曰遷者取它國之邑容有可取之罪紀實無罪而齊彊取之不與無道者取有道之邑變其文書曰遷春秋於紀之亡也見孔子之意眷眷然不忍也自遷邑至於大去其國孔子書其事而致意者三齊實取紀三邑而書之曰遷蓋不與三邑之入齊而

紀至于弱也紀季以鄆叛于齊不曰以叛而曰入蓋
曰齊為無道安得有邑從之乎齊實滅紀而紀侯出
奔不曰出奔而曰大去蓋曰齊安得逐有道之君而
使之出奔乎紀侯大去其國耳孔子於紀之亡三致
其意所以甚疾無道之齊而深護有道之紀齊滅人
之國以自彊雖得志於一時而孔子罪之則其惡流
於不泯紀見絕於彊齊而無告於天下然春秋善之
則其志伸於無窮公羊曰不言取為襄公諱也案變

取為遷深惡之也安得為之諱乎若曰為賢者諱則襄公大惡之人春秋安得為之諱也穀梁曰紀國也邾鄫鄫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鄫邾邾鄫者紀之三邑耳謂之國非也若遷紀于它處當如其文范甯非之是也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之地公穀皆以為邾邑而杜預闕之此當以公穀為定春秋之例國則曰伐邑未有書伐者於餘丘特書伐者孔子之意也邾者魯附庸之國於餘丘

魯附庸之邑曰親近者莫過於附庸附庸之邑叛而
至於命將帥師伐之所以見內之德有所不修內之
政有所不明附庸我國也於餘丘我邑也我之邑叛
而至于伐也何繫於邾焉叔孫州仇帥師隳郕我之
邑也不得曰隳魯郕也焚咸丘咸丘我附庸邾之邑
也不得曰焚邾咸丘也圍宋彭城不書宋無以見彭
城之屬宋也咸丘於餘丘書曰邾則無以見邾為我
附庸而二邑為我之邑我附庸之邑叛而至於大夫

之尊舉國之衆聲其罪而伐之則我之所以為國者
無乃有所不至而然乎於餘丘之不係於邾所以責
內尤深也公羊曰國之君存焉耳若邾君實存於此
當曰伐邾以邾君為重也春秋之法舉重者書之邾
君實存乃曰於餘丘則是舉輕者言之而殺其罪也
此非也穀梁曰公子貴矣曰師重矣而敵人之邑所
以譏公也若譏公不以將尊師衆者敵大則是教人
戰也春秋乃教人戰乎此非也

春秋左傳句解 卷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女而為外夫人者春秋皆不書卒非與魯事且非
懲勸所係雖來告亦不書王姬而魯主其婚者則為
之服亦不書其常事無所載也春秋書王姬之歸者
皆在於莊公之時而其歸又為齊夫人者所以罪莊
公忘君父之大讎徇婚姻之常禮也王姬之歸者二
而書卒者一蓋其卒適在於莊公之時也莊十一年
歸齊之王姬其卒不在於莊公之時則不書也莊公

父見殺於齊而國小力弱仇讎不復雖一時見命於天子而莊公不能以大義辭之為主其婚而竟成其禮至其來告王姬之卒則莊公又為服其夫人之服君父之讎同於草莽而不報仇讎之夫人為之主而為之服所以見莊公一失於前而其後蕩然失之也魯與天王同姓聖人之後而禮義之邦也天王之女下嫁諸侯天王之后歸於京師者多魯主之然而十二公之間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

齊王姬也單伯之逆築館於外王姬之歸王姬之卒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見於春秋者凡四春秋常事不書而齊王姬之事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盡禮於仇讎而無恩於先君也罪之大則書之備其惡之積不可掩也十一年之王姬書歸而遂已者但以見莊公主婚之罪也其卒或於他公之時齊雖來告魯雖為微服亦不書也仇讎者嘗易世矣主婚者嘗已死矣罪無所加則不書也公羊曰我主之也穀梁曰為之

主者卒之魯主王姬之婚不一也何獨卒王姬乎元
年者卒之則十一年者何不卒之也啖子曰公為之
服也十一年之王姬何不為之服趙子曰記是以著
非為仇讎夫人服猶以為是交仇讎者亦得禮也啖
趙之說亦非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蓋
孔子之意以謂天下萬事處得其道而制得其初者

則不至於無如之何及其至於無如之何也天下之大惡萬事之極弊所不可諫止所不能救者聖人亦猶曰不能如之何而已矣瞽瞍者何如其父也商紂者何如其君也舜之事父可謂孝矣而瞽瞍不愛也且將殺之舜念父母之不我愛何也我之事之未必至也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祇載見瞽瞍瞽瞍亦允若瞽瞍之頑如此也而舜終格之為舜者亦曰事父之道不曰如之何也文王之事紂可為忠矣而

紂不愛也且將殺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
商之心不懈也庇民之德日大而事君之心日小卒
自免於禍後世之為人子者父之頑苟不甚於瞽瞍
者皆可以為孝也為人臣者君之惡苟不甚於商紂
皆可以為忠臣也孔子謂天下之惡無不可止之者
萬事之弊無不可救之者以舜文王之事知之也夫
人姜氏之惡見貶於春秋見刺於詩并出於傳可謂
大惡不可掩至著而不可救矣然而孔子書之曰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魯之國莊公之國也夫人姜氏
莊公之母也孔子書姜氏之惡於莊公在位之年莊
公有罪也莊公父見殺於齊侯而母奔於齊為莊公
者宜哀痛其父之死不以其理也毀瘠深墨哭泣思
慕以仇讎未復為刺骨之恨以父之見弑為窮天之
耻愁憂痛傷若不容其生於一日也則其母姜氏雖
頑如瞽瞍雖惡如桀紂且將感動其心而奔之有所
不忍也故姜氏之會齊侯蓋莊公之哀戚不至而誠

心不篤耳論此義者多矣惟趙子得之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此深於春秋者之言也故柳子厚嘗稱其書曰讀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穀梁曰言會非正也姜氏之惡如此乃徒責之曰非正則其所謂正者忘其大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未命之大夫也無駭翬挾之類是也不曰帥師師少也會者外為志也伐者聲其罪而行也左氏曰

疾之也按不稱氏未賜族爾謂之疾而去之非也殺
梁曰不稱公子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
也公羊謂吾大夫未命者其說是左氏殺梁皆穿鑿也

五月葬威王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父之喪葬而子不往則不孝
矣君之喪葬而臣子晏然不赴於義得乎天王崩葬
春秋載之甚詳周之告崩則書崩魯之會葬則書葬
義無可疑也然而啖趙之徒皆以為萬國之數至衆

封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喪修服於國卿往弔送既葬卒哭而除喪若此則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為得禮也春秋常事不書得禮者又書之則失禮者如何見乎按天王崩葬當從孫復之說古者天子崩諸侯近者奔喪遠者會葬故周禮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此說是也說春秋者多議春秋之時書魯如京師者一若魯公實有會葬天

王之事則於經當書經不書其事安知魯公之自往也蓋春秋常事不書其非常者則書之叔孫得臣叔鞅之如京師以其君不自往故著具使臣之罪也若魯公自往乃是禮當然者合禮則不書也春秋書侯之葬未嘗言所往之臣其書之如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者蓋以使卿會葬其禮太重見其失禮故書之也葬天王而使臣者罪公不自往也葬諸侯而使卿譏卿往失禮也故葬天王而得

禮者但曰葬某王葬諸侯而得禮者但曰葬某公書
臣往者皆有罪也魯公之如京師葬天王得禮不書
也書公如京師者一罪成公因會伐秦而遂事也古
者諸侯即位必朝於天子春秋之時其禮多廢莊三
年葬威王因會葬威王遂如周也宣三年葬匡王襄
二年葬簡王皆因會葬而往也由此觀之則知諸侯
即位之後當行朝禮三公即位之初未嘗如周又因
會葬天王自往以行二禮且親周也襄王之葬在文

公九年故文公不往而得臣往也景王之葬在昭公
二十二年故昭公不往而叔鞅往焉益知即位之久
則事周之心益懈不自往而使臣也然則威王之葬
亦莊公自往葬之不書於經常事不載威王之崩在
威公之十五年於是始葬者穀梁謂之改葬是也以
其非常是莊公自往故書之耳左氏曰緩也按實改
葬非緩而方葬也穀梁或曰郤尸以求諸侯范甯非
之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春秋之法以已之邑入於它國者書之曰叛鄆者紀
邑紀季以之入齊而經不書以叛而謂之入者春秋
之變例而聖人之意也夫以甚弱之紀而抗虎狼之
齊必至於傷殘其人民而覆亡其宗社潰滅而後已
也紀侯閔其民之無辜而念宗社之不祀也則使其
弟季以鄆入齊求以生其民人存其宗祀若紀侯者
固王道之所賢而聖人之所與況於春秋之時爭奪

侵伐之無已殺傷敗亡之不救貪利而不愛其民屈
疆而終覆其祀者不可勝數而當此之時紀侯之行
獨能如此孔子安得不少進之乎故於弟季以鄙入
齊也不以例書曰叛而變文曰入以見紀季受兄之
命而能存其祀也公羊曰賢紀季者服罪也按紀季
無罪齊以強暴滅之而紀侯不忍聞其人民使季存
其宗祀何罪而服乎非也

冬公次于滑

春秋書次皆譏也凡兵者義而後動可也不義而動
動而有畏畏而後次也或以義而動動而加畏亦畏
而次也故次有二例然皆譏也紀魯世相婚姻世相
會盟世相往來紀侯見逼於齊齊已遷其三邑矣紀
季又以鄆入齊矣紀之亡在於旦夕也公不忍而往救
之然又畏齊而不敢也故徒次於郎焉凡兵者量力
而後動中節而後舉不量力雖中節不可舉也不
中節雖量力不可動也故兵者量力為上中節次之

蓋有不量力而亡其國家者矣宋襄公之敗於泓是也力雖強而不中節者又不可勝罪也當是之時紀雖危亡然為莊公者宜量其力之如何可往也則往救也力不可救則不如勿往而已矣內空虛其國家外無救於危亡徒至於即而次止焉聖人罪其勞衆而無功也書曰公次于郎郎左氏作滑公穀作郎當以公穀為定左氏之例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春秋書次十六未有舍信之文書次但譏

其次不論其久也左氏之例不通矣公穀皆是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春秋諸侯相見皆謂之會會者蓋春秋之時諸侯相見以禮之名也簡禮而會者謂之遇遇罪又重于會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未有言享者其因會而相享者亦不書以會為重則享不足校也夫人無道而享齊侯亦因會而後享也然經不言會而言享者姜氏會齊侯又享之播惡於二國之內會已不可况享乎

以身為重故書享也姜氏齊侯之惡不待貶絕而見矣為莊公者亦未免於有罪也穀梁曰享齊侯所以病齊侯也按姜氏大惡而公猶有罪何獨病齊乎陸淳曰叅譏之此說是也

三月紀伯姬卒

春秋內女歸為諸侯夫人則書卒蓋其尊卑敵公公為之服九月之服故也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蓋以為諸侯則有國君之尊故於

旁期之喪皆降為大功內女適諸侯為夫人則於公
有姑姊之親公為之服九月服春秋以恩錄之故書
卒也其有惡行則去卒以示貶明不足以錄之以恩
鄭伯姬是也其賢行之著若紀伯姬宋共姬者則著
其始終之事卒葬之詳以見其賢焉紀伯姬隱二年
歸于紀於是始卒書之者公為之服以恩錄之且明
其無惡行也穀梁曰吾女適諸侯尊同則吾為之變
此說是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遇者簡禮而會義同隱八年遇于垂按齊陳鄭三國之遇三傳皆無事迹今以經前後校之當是之時齊將滅紀而畏陳鄭救之故齊侯為主求陳鄭為遇以安二國也所以知其必然者蓋鄭于成十二年嘗與魯助紀及齊宋燕戰于紀之國都宋齊敗績陳又鄭所與之國故兼遇二國結其驩心而其下遂書紀侯大去其國也然則齊侯將滅人之國而畏諸侯之兵

至於求和而相遇其亦不可勝罪也

紀侯大去其國

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不得免也乃告其耆老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蓋太王之所去者邠之地爾邠之人未嘗去太王也故

古者去其國而能不失其人者惟太王耳後世亦有去國者矣未聞其國人從之如太王之去邠也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說者褒之或過其實貶之或失其真皆未為得也公羊之說最為誕妄齊襄復九世之讎而紀侯當絕滅是春秋滅人之國猶為賢也此不近人情矣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若紀侯舉國而去不為大去民盡從之則當復建國如太王之岐山然春秋於此之後

紀遂不見蓋紀已滅矣此不通矣陸氏之徒曰堯禪
舜舜禪禹非賢非德莫敢居之若捐軀以守位殘民
以守國斯皆三代已降家天下之意若陸氏之徒以
紀侯去國為堯舜之心雖三代不能及也穀梁陸氏
褒之則過其實公羊貶之又失其真俱未為得也孟
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以此施於春秋
不獨戰伐之一事蓋春秋之意孟子以一言盡之彼
善於此則有之此極至之論也春秋之時無德而固

守其位無道而固持其國者天下皆是也終於一身
之不保而至於奔亡生民之無辜而至於塗地紀侯
於是之時不忍闕傷其民而苟全一身之爵也使其
弟以鄰入齊以存其祀而脫身去之宗祀復存不可
曰滅其臣與民未嘗逐之不可曰奔聖人美其輕去
一身之位而重舉一國之民也特變其文而曰大去
紀侯之所謂賢蓋春秋之時賢也非孔子之所謂賢
也大去之所謂褒蓋春秋時之褒非孔子之所謂褒

也太王去邠國人從之邠之地亡而人未嘗亡也紀侯去國國且至于亡而人亦亡也邠之人被太王之德深如父母也父母往則子從之故太王亡邠不亡其人也紀之人被紀侯之德淺其為紀民與為齊民等耳紀亦一君齊亦一君去紀而歸齊則是失一君而得一君也故紀侯去國民不從之紀侯亡紀遂亡其人也春秋之賢紀侯乃為當時忍鬪其民者設也紀侯之賢春秋之賢耳非孔子之所謂賢也蓋去其

國而不若太王者皆孔子所未與者也孔子論羣弟子之行未常與之為仁而管仲者孔子謂之如其仁蓋管仲之仁齊小白時之仁也然則紀侯之賢乃春秋時之賢爾此不可不辨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仗大義而為小惡者春秋之所誅也齊大惡矣欲為小善以掩之又春秋之所深誅也齊侯滅人之國逐人之君入其地為附庸春秋之大惡不可勝誅矣乃

於伯姬之卒加恩葬之將以掩其惡而求善名也然不能逃孔子之誅也矣故春秋之作所以公萬世之與奪正一時之是非齊侯之於伯姬衆人之所謂善一時之所謂仁然而孔子罪之紀季之以鄙入齊衆人之所惡一時之所謂非然而孔子與之故心不純道則雖葬亡國之夫人不得為仁志存乎善則雖叛其兄而出奔是亦為義趙盾反不討賊安知其弑不與謀故書曰趙盾弑其君楚子已嘗討罪然而遂欲

縣陳故書曰楚子入陳心則是而迹非迹雖善而情惡一時所不能辨衆人所不能知者春秋正之齊侯有虎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葬百十夫人不能償滅國之罪乃欲葬一伯姬而掩覆其惡耶公羊曰雖遇紀侯殯亦將葬之蓋公羊賢齊襄之行終欲附成其說假令能葬紀侯遂足贖滅國之罪乎穀梁曰失國故隱而葬之按書齊侯葬之所以罪齊侯耳何謂隱之乎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之父見殺於齊公之於齊有不同天之讎也然而
莊公忘其父之讎而貪齊之利畏齊之彊元年主其
婚三年臣會其伐春秋一書之以見其罪然元年之
婚見命於天王雖有交仇讎之罪其責差輕也三年
臣會其伐罪已重矣然公猶未親也於是又親與其
臣狩於其地蓋公之不孝而釋讎也於此為甚聖人深
疾之書曰公及齊人狩于禚莊公釋仇讎之罪惟是

為重也不曰齊某而曰人焉又所以重之也其父見殺於其國而為子者乃與其臣狩于其地不同天之恨則俄頃忘之遊畋之樂則晏然為之雖甚不孝甚不肖者有所不為而莊公安為之聖人方曰吾之君必無是行必無是惡安有其父見殺而子從其臣遊乎吾之君不為是也吾之君失禮之甚不過與彼微者狩耳彼微者必不敢抗我而狩我求與之狩而後及之故書曰公及齊人狩于禚所以待之者厚責之

者詳則其罪之者深矣公羊曰重乎與讎狩也穀梁曰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按不書齊侯實非齊侯也不書其名嫌以臣而敵我也公穀之說皆非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夫人姜氏會齊侯之惡春秋皆據實書之以其為惡之迹同而罪無輕重也或會或享或如其師一時之迹不侔而為行之惡則一春秋必異其事而書之著其惡以傳信後世耳于是之時齊侯將兵于外而夫

人奔之不曰會者無前定之期也不曰享者無相享之實也不曰其地師之次止無常也經無譏刺之文不待貶絕而可知其惡也

秋鄉犁來來朝

鄉犁來僖七年之小邾子也於是之時霸者未起但為附庸而居鄉之地附庸之君春秋例以名書以其國附庸於大國而爵秩之高下裁能當大國之大夫春秋諸侯大夫例書名故附庸之君未有爵命者亦

書名威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雒是也犁來自是
之後數從霸者征伐齊威公始請王命加邾以子爵
始自為小邾故僖七年之來朝書曰小邾子自稱子
之後遂不復稱邾春秋亦不見其名也朝者朝事天
子之禮附庸雖卑然亦無朝諸侯之義春秋之時朝
禮咸廢而小弱者奔走於大國暴彊者受人之朝故
凡書朝者皆兩罪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以一字徧施於春秋而不可推以為常者惟人字耳
或書以為貶或書以為褒然皆隨其事而可見其義
執諸侯執大夫書人貶其擅執無罪之人行如匹夫
也殺弑君之人及二國不盟而平善其得衆人之心
若舉國皆欲之也至於公之會盟侵伐歷叙諸侯之
國以為人者又聖人之微意而春秋之微旨也聖人
設禮近尊者不得敵尊敵尊則為僭故為禮以疎之
遠尊者不嫌其僭愈疎則不親故為禮以親之禮君

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君沐梁以梁為貴也大夫沐稷賤於梁也士沐梁士去君遠不嫌其僭也梁則同君而禮益殺矣公與族宴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主人代君者也不使大夫而使膳宰大夫位尊代君為主人嫌其逼也膳宰士耳士卑雖為主人不嫌其逼也設禮之意如此者衆蓋春秋亦用是也魯公而同他國會盟侵伐他國或使臣敵公其臣雖大夫不名也書曰人耳魯公以一諸侯之尊而屈與他國大

夫會盟侵伐則耻辱之甚不可言也大夫之位逼於君而使得與我公會盟侵伐也則是我公為彼僭矣彼且僭之則是魯公之位與大夫等也故其與他國大夫會盟侵伐類皆書人若使微者從公則不嫌抗公也孔子之為是法者蓋以待有道之君也君有道則其政教必修聞望必著他國之君且將從我我往從之則彼必奔走而事我矣若微者然順從無疑也必無敢抗而來敵我者矣故春秋之間以魯公而會

外臣者未嘗著其名也必皆曰人焉其有異之者皆
變例也於是之時公會諸侯之師以伐衛者蓋衛侯
朔為公子黔牟所逐求復其國諸侯伐衛以納之也
伐衛之役實納衛侯朔于衛然而言伐而不言納蓋
衛侯朔得罪於其國國人逐之於是天王且使子突
拒朔以救衛則是諸侯之師拒天子之命而納惡人
也拒王命不忠納惡人不義不忠不義無名之師聖
人所不與也故沒去納朔之事不與其拒王命而納

惡人也春秋實納君者書納納子糾納捷菑是也彼書之者雖有不當納之罪然未有拒天王之惡也猶書納以見其實至其大惡而不可掩者聖人反沒去之所以責之尤深而罪之尤切也魯公之弑書薨夫人之奔書孫意愈微而惡愈著文益深而罪益彰此春秋所以為難也穀梁曰人諸侯所以人公按諸侯言人實使人耳非諸侯自行也若自行書諸侯之爵其罪之者不更明歟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春秋侵伐者皆罪之也有能救之者則春秋善之以其志無惡也然救之為道當量其力之為何如與其責之輕重也在方伯之位而諸侯之兵有無名而興者責當救之而力又可也起而救之則固善矣以弱小之國又不在方伯之位惟以我之同好我往來之國如是而救者則春秋之所不善而聖人之所未與也蓋同室者鬪則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之鬪

亦纓冠焉則惑之甚者也春秋書救者二十有三救
固聖人之所善然無責而救又不量其力者雖同出
於救而所以為救者異也然救亦一名也若其輕重
則皆隨其事而見焉衛侯朔譖殺二公子於衛即位
數年而見逐於黔牟黔牟在位八年矣去年之冬齊
侯帥諸侯之師伐衛而納朔天王於是使其子
突者救之春秋之法王臣而士者書名蓋王制謂天
子之元士視附庸附庸之君春秋書名故王臣而士

者亦書名以明爵列同而輕重等也書曰王人則微者
矣又曰子突者貴之也於是之時周衰如此而天王能
征朔之不義而助黔牟之當國使子突者將兵救之益
善矣然經不褒之蓋春秋之法有褒則有貶有善則有
惡褒一善所以使善者勸貶一惡所以使惡者畏無空
言也天王者天下之至尊而道德之所從出其善者衆
不可以一善褒蓋褒者有貶之辭也天王可褒則亦可
貶矣故春秋之義天王無褒非無善也其善者一褒不

足以該之也。天王無敗，非無惡也。天王之位，非為惡者居之。雖有惡，不加貶焉。所以責天王備而預為之。憮也。王人子突救衛子突之善，非天王之善也。子突善則天王善矣。然救衛之事，王人之一善耳。未可以為褒。瀆吾天王也。王師敗績於茅戎，王師自敗耳。非茅戎能敗王師也。故為王師則無敗，其敗者自敗也。春秋善天王之救衛而書子突之字，敗王師之敗績，而以自敗為文。蓋曰：天王無褒，又其善不可掩也。則褒其臣，天王無敗，又其惡不

可諱也則書王師之自敗所以推尊而責備之也殺
梁曰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趙子曰假今天王不正
諸侯豈得爭之哉此說是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春秋之義難者曰入衛侯朔內有公子黔牟之難外有
子突之師雖諸侯助之不可以安而歸也故書曰入
春秋諸侯失地則名衛侯於威十六年出奔於是始
復其國出入皆名罪其以國君之尊不能守位而見

逐於人以匹夫處之故書名也公羊曰犯命也穀梁
曰惡也按失地之君例當名不可更為義說

秋公至自伐衛

春秋書至者皆公反告廟也其至或以前事或以後
事皆無一定之法蓋人君之一出或行數事於其反
也不可以並告但擇其一事之重者告之春秋因舊
史即書之耳公羊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按公去
年伐衛納朔諸侯之伐竟成而衛侯竟入非不得意

也公羊之例不通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衛侯朔出奔於外八年黔牟已立為君矣而諸侯帥師納朔于衛天子救之不可朔竟得入為君朔以諸侯之兵納已而又得立齊主其兵於是以寶賂齊使分遺諸侯於是使微者分賂於魯蓋朔嘗得罪於其國見逐於衛國之人衛已有君又天王為援為諸侯者亦可已矣乃相帥伐衛而逐納之又取其寶齊主

兵又為分賂焉不著齊人之歸則無以見齊主其賂
蓋郟之大鼎公自取之不可以分過於人衛之賂寶
齊賁取之而分我故主齊言之以重其罪公羊曰齊
遜於我也按納君受賂無可受之理齊人歸之分遺
我也無相遜之事左氏曰文姜請之按經之上下文
無文姜請寶之事若有之當紀其實不當減去姜氏
也穀梁曰分惡於齊也按齊實來歸非分惡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按姜氏齊侯罪均惡等蓋無輕重也左氏曰齊志也
蓋猶以書地辨彼我之志不知聖人一書之以見其
罪耳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常星經星也經星之于天無時而不見無雲掩之而
不見焉異之甚者也至中夜而星隕如雨又異之甚
者也故言常星之不見則他星之不見可知也星隕
如雨其隕者星耳不知其為常星也故不見者知其

常星隕者不知其名也如雨多也自上而下如雨然也夜已不見及中而隕皆異之當書者常星當見而不見星不當隕而隕故常星以不見為異星以隕而書也左氏曰與雨偕也按書星隕如雨但以名多之如詩曰祁祁如雲亦多之辭也不可謂與雨偕也公羊曰不及地尺而復按經書其隕亦不見不及地而復之義穀梁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趙子曰若其不多豈得稱雨此說是也

秋大水

大者非常之辭非常而為災故書也穀梁曰高下有
水災曰大水按若災不及高亦當書之不以高下為
辨也

無麥苗

春秋之秋夏時之夏夏之時麥已大成而禾苗方盛
大水之災而麥也苗也皆無也災之甚者故書之二
十八年麥禾之無經書之曰大大者非常之辭麥苗

之無以水災而無也災之所不及者猶有存焉不得
曰大無也麥禾之無書之於一歲之卒歲凶而至於
冬一國之內舉無收也蓋大無焉不得但曰無也故
無麥苗志於秋見水災也大無麥禾志之於冬見歲
凶也春秋一字聖人必盡心無苟然者左氏曰不害
嘉穀也按經先書大水而後言無麥苗蓋為害矣一
穀不登民有受其饑者謂之不害嘉穀非也公羊曰
一災不書待無麥而後書無苗按聖人重穀愛民為

災而及民物者春秋未嘗遺之也一災不書則隕霜
殺菽亦一災耳何為書之乎此非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春秋書次皆譏也莊公於此將有圍邾之事嘗欲與
陳蔡偕行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俟之凡次皆有
待也春秋書次一十有六未嘗有言俟者於此書之
蓋聖人深疾之也邾於魯為同姓之國莊公無親親
之恩率諸侯以伐之春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我侯

之也及齊師以圍之我反之也邠為同姓而率諸侯
伐之其為志者皆我也所以重內之罪而深疾之也
公羊曰次不言俟記不得已也按春秋事皆據實未
有無其事而加之謂之記不得已非也穀梁趙子皆
謂陳蔡將來伐故次于郎以待之今按經前後無與
陳蔡相違之迹安得來伐之事乎蓋皆不明將邀陳
蔡以伐邠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俟之爾

甲午治兵

治兵習戰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治兵之法壯者在
前老者在後先武勇也振旅之法老者在前三壯者在
後明少長也周禮治兵之法行於中秋遂以獮田焉
振旅之法行於中春遂以蒐田焉無非事者夫民勤
動於四時而無一朝之休也又兵不可施於無事而
田不可廢於四時故獵且習兵示戰事之不可忘而
祭祀之不可失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失禮非常則
書之莊公之志在伐邾以滅同姓之國非時而治兵

於外勞苦其民而有意於侵伐失禮且非常也故書
曰甲午治兵志不時且明其不當治也左氏曰治兵
於外禮也趙子曰兵車之衆非廟中所容按公非時
治兵志滅同姓春秋書以罪之爾左氏謂之禮不亦
妄乎公羊曰祠兵為久也按經傳治兵之義其禮甚
明不得曰祠兵也又曰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
於是按實以甲午治兵故書之爾安得為久之事乎
穀梁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按治兵本

為圍邾非為禦陳蔡也若以禦寇而嚴終乃是得禮
春秋何用書之乎穀梁益以俟陳蔡為預防之故迷
誤耳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二國將卑師衆故皆稱師及者內為志圍者以兵環
之也邾者魯同姓之國莊公志滅同姓求與齊師同
往圍之然而邾獨畏齊之疆也降於齊焉莊公連年
治兵求伐同姓德不足以懷來威不足以畏服邾又

畏齊而獨降齊也。公之惡可知矣。春秋降有二例。齊人降，障障力不敵齊，疆降之也。邾降于齊師，二國勢均力敵，然邾不降我而降齊，非齊能使之降，邾自降耳。鄭見逼於疆，齊無有助齊伐者，書降鄭所以專罪齊也。邾見圍於齊，魯齊疆而魯弱，歸魯則齊怨歸齊，則魯不能爭決志降齊，所以兼惡魯也。魯之國小而力弱，又無道以伐同姓，至其降也，又歸于齊焉。齊非無罪也，其重魯也，以不降我而見降齊之順也。左氏

曰君子是以善莊公蓋以莊公不從慶父之言不伐齊歸也齊疆魯弱與之同圍而邾獨降彼就令伐之勢必不敵量力而止又何足善率諸侯而伐同姓罪豈小邪若令莊公能知己之不德乃是賢君安有會仇讎而伐同姓之事也左氏之說妄矣公羊以邾為成曰諱滅同姓也按成當從邑公羊經誤之故生此說果為之諱當沒去其事不得改國名也若變改其國名則後世何從知之乎又曰不言降齊師辟之也按

邠實降齊不降魯為魯辟之何也內惡書之有甚於
滅同姓者矣穀梁曰其曰降於齊師何不使齊師加
威於邠也按圍邠實有二國不言降齊則若兼降齊
魯矣謂之不使加威亦非也

秋師還

春秋之例事畢而非其志者書還事未畢而遂反者
書復事成而告之廟者書至書還者四文十三年
公如晉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文公之還所以見

會鄭于棐未及告廟不可書至已盟晉侯不可書復
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冬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
齊聘事已畢不可書復反未告廟不可書至襄十九
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亦侵事不
成而反也春秋書還者四皆事畢而非其志也莊公
自今年之春次于郎以俟陳蔡甲午治兵夏及齊師
圍邠邠降于齊師邠為魯同姓之國莊公志欲滅之
陳蔡不至又治兵及齊侯圍之其志在於得邠也然

邾畏齊之彊輕魯之弱卒自降于齊也莊公之師自
正月出于外至秋始反志在取邾而邾不降于我圍
事雖畢而所志不就故特曰師還公羊曰善辭也案
惟士臼之還得不伐喪之善若師還乃魯之大惡何
得更為善乎穀梁曰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案書還
者四皆已畢之事無有未畢者趙子疑例或倒之耳
趙子曰凡師還告廟則書重之也記是以著非又二
百四十二年唯一處書師還告廟可疑也案告廟者

當書至不當書還趙子自云可疑又著告廟之說非孔子闕疑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按無知之弑義同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未命故不書氏也穀梁曰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按未命之大夫例不書氏若宋督弑其君未嘗代之然亦以國氏謂之嫌非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弑君之賊稱人殺之討賊之辭也無知嘗弑襄公而自立逾年然齊之臣子以賊討之雖為君不得以君稱也穀梁曰無知之挈失嫌也按未命之大夫例不書氏安得曰失嫌哉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春秋之義魯公及外大夫盟非外大夫之罪則書人不言其名者成二年盟于蜀是也外大夫及公盟而仇公者則沒公而書名若但與者微也莊二十二年

及齊高侯盟于防是也蓋曰諸侯君也外大夫臣也
諸侯之為君苟在于天子之天下皆可以君稱也大
夫之為臣雖在於外諸侯之國蓋亦臣爾故君有常
尊臣有常卑所以正君臣之分而防僭亂之萌也
以大夫之卑而敵諸侯之尊大夫之罪也明書大夫
之名以著其罪沒去我公之號示不與大夫之得僭
也以諸侯之尊而求與大夫盟者則魯公之罪也明
書魯公之及以著其罪沒去大夫之名以人書之不

與大夫之敵諸侯若微者則不嫌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莒既書公矣又書大夫而不名公則有罪而大夫無嫌也於是之時齊襄見弑無知見討小白在外而未入大夫專政而無君魯公求與之盟齊無君不可待君而盟也故公及大夫盟焉莊公父見弑於齊不以復讎為念而為齊立君又屈諸侯之尊以與大夫盟公則有罪矣齊之大夫無君於上而公子在外辭不盟公懼其見討也故以一時之權伉公而盟于莒

聖人深察人情之難而盡一時之變也公則有罪而大夫無嫌故變例而書之曰公及齊大夫盟于既公羊曰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若使衆然按大夫不得盟公若存其義當曰齊人不得曰大夫也既書大夫則非諱矣若使衆然又何義乎穀梁曰可納而不納惡內也范甯非之曰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此說當矣

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二傳皆作納糾惟左氏作納子糾據下文有齊人取子糾殺之此當以左氏為定也左氏載無知作亂之後二公子皆出奔糾奔魯小白奔莒糾與小白俱襄公子而糾為小白庶兄無知之亂二公子皆出奔齊人既殺無知則齊之當立者公子糾也莊公於是盟齊之大夫將納糾焉然而外有小白之難內之大臣或不同心而立糾公又伐齊納之春秋之義納者不宜納也威公見弑於齊齊之於魯有不同天之

讎仇讎之國無時而可與通也莊公忘君父之大讎
伐齊而納讎人之子書曰納者不宜納也公子糾雖
非嫡長而威之庶凡襄公見弑而無知見討於是之
時宜立者莫如子糾莊公納之雖不得於義而宜嗣
齊襄而為君者惟糾焉故曰子糾書納者見莊公納
之之罪書子糾者言其宜為齊君鄭世子忽衛世子
蒯瞶其歸納也皆稱世子以其常有世子之位其歸
納也宜焉故曰世子糾之納于齊亦宜為齊君也不

曰世子非世子也不曰公子嫌其若衆公子無得立之道也特書子糾以見其宜立也公羊曰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按公羊之意蓋謂糾之不稱公子以其在魯公之前也公子糾非魯臣何得曰君前臣名但稱齊公子亦復何傷此非也穀梁曰惡內之說范甯非之當矣

齊小白入于齊

孔子曰威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又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蓋威公有大功於天下雖孔子之聖猶謂當時無之將不免於夷狄矣若威公之事宜有取於孔子矣然孔子之於春秋於威公之惡未嘗以一辭假之於是之時威公始入于齊而經書曰入蓋小白外有子糾之難內無國人之助其入於齊未可以安而入也書曰入與衛侯朔入于衛等耳威公小白有大功於一時而天下受其賜者凡數百年然於其入也與兄爭國而竟殺之聖人方誅其殺兄爭國之

惡則不與其功至論其攘夷狄尊中國之效又盛稱其
美蓋聖人以謂功則可取而行猶誅之則同於大惡
穀梁曰以惡曰入按許叔入于許春秋以復國字之
不可曰以惡也小白之惡見於殺子糾不在於入
者但志其難耳穀梁之說非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春秋之義弑君賊討則書葬襄公見弑於無知齊人
已討無知殺之矣不於無知之已殺書葬者蓋齊亂

公子爭立不以時葬也於是小白之入始葬之故書

爾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及齊師戰者公及之爾不曰公承上文公伐齊也先
言伐而後戰則戰者公也春秋省文故不曰公及齊
師也春秋之義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未有內言敗績者乾時之戰書戰書敗此春秋
之變例而聖人之新意也莊公父見弑於齊齊為仇

警仇讎之國無時而通莊公受公子糾之來奔志欲
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糾矣而公子小白先之
既忘其讎也又不量其力而與齊戰焉戰不勝而至
于敗師徒崩喪而子糾不免於死為莊公者其罪如
何也莊公有諸侯之位國君之尊民人之所瞻望一
國之所矜式也父之仇讎則忽而忘之仇讎之子則
決而納之既不果納又戰而敗其師焉不同天之讎
已不報而與之交矣無辜之民又驅之戰而至于敗

馬十二公之間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興師之惡未有甚於莊公者也內不言戰戰不言敗魯史之所以待魯公之法也若莊公之行蓋非魯公之所宜為者書戰書敗蓋曰我君之所以至於是者由其不君也春秋之法自周無出天下者天王之天下也天王而在天下則所在皆其有也雖出而在天下不在於四夷皆未可出言也惟其自絕於天王之位則書出也僖二十四年書曰天王出居于鄭夫以王臣之微於其

奔也猶不曰出天王而居于鄭遂曰出焉蓋天王得
罪於母至辟子帶之難而出居鄭也天王者教化之
本而孝悌之所出也天王而得罪於母則不孝矣不
孝之人何以為天王乎書曰天王出居于鄭以其得
罪於母而自絕于天王之位也莊公忘君父之讎納
讎人之子不孝於父也不孝於父者自絕於諸侯
之位書戰書敗見君之不君也不孝於母者自絕於
天王之位變而書出見王之不王也一國之尊者君

也天下之大者王也曰君曰王則至尊至貴之名至順至孝之稱也襄王得罪於母則書出莊公納讎人之子則書敗蓋曰不孝之人大之則不可以為天王小之則不可以為國君也於此見聖人之篤於孝也深矣公羊曰曷為伐敗復讎也莊公實納讎子而敗故書以罪之無復讎之意何得推言復讎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子糾者齊侯也而經言齊人春秋之義殺兄者稱

兄殺弟者稱弟殺世子者稱世子以明骨肉相殘也
子糾者齊侯之兄又不書兄而書子糾皆春秋之變
例也襄公既弑無知既討宜立為齊君者莫如子糾
未入而小白先之莊公納糾至于戰至于敗績子糾
竟不果納而小白竟為君小白篡兄而立戰而敗之
亦可以已矣小白又乘其勝勢以脅於魯必取糾而
殺之聖人深惡小白之篡而罪其殺兄之惡也深閔
子糾之當立而不可又竟殺於弟也特變例而書之

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小白入齊已為君矣殺子糾者
小白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若曰宜立于齊而為齊
侯者子糾也子糾不幸見篡於弟而不得立篡子糾
者不得曰齊侯雖其位齊侯其義則齊人爾子糾有
當立之義獨小白者篡之雖不得於一時不害其得
立之義也曰子糾者若曰是真齊侯之子而宜立於
齊者也不曰取其兄糾殺之者其重者子也言子則
有當立之義篡之者同篡君也但曰兄焉則當立者

不明也舉重者言之故曰子糾爾不曰殺子糾而曰取子糾殺之又所以重之也子糾不得立於齊而寓於魯蓋一匹夫爾小白弟也既篡其位又戰而敗之矣庶長之兄當立之君使之為一匹夫而寓於魯罪不勝誅矣又忍取而殺之耶齊人取子糾殺之孔子書之三致意焉所以深疾小白而甚憐子糾也小白雖為君矣不書齊侯而曰人焉不與之為君也子糾兄也不曰其兄而曰子糾特明其當立也齊殺之爾

不曰齊人殺子糾而曰取子糾殺之所以罪小白之
可已而不已殘忍必殺之也左氏曰子糾親也諸君
討之公羊曰脅我使我殺之也穀梁曰猶曰取其子
糾殺之爾釋三傳之意蓋皆曰魯殺之其言取者著
齊之意也按論語子路子貢皆曰威公殺公子糾則
殺之者齊威也非魯也春秋記事皆據實書之未有
無其事而虛加其文者若實魯殺之於經當有異辭
不得但曰齊人也三傳之說皆非

冬浚洙

洙者魯城北水名也莊公伐齊納子糾不果於是畏齊報之始浚洙為備浚深之也春秋之義凡興作書之者皆有罪莊公忘仇讎而納讎人之子戰至於敗又畏齊人報之役民浚洙以為備父之讎則不復國內之人驅之戰而敗矣又於其瘡殘未復之際役之盛冬而浚洙莊公一舉事而為罪者不可勝數春秋一書之以見其惡於後世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之義內不言戰言戰則敗內與外戰而敗外師者直書曰敗也以明內無可敵之道來斯敗之矣敗必稱師重其君以無辜之衆驅之戰而又使之敗也莊公去年納糾伐齊威公小白既入而報其見伐之役來戰于長勺而莊公帥師敗之故書曰敗齊師于長勺穀梁曰不日疑戰也按春秋不以日月為例詳略因舊史爾疑戰之例不通也

二月公侵宋

春秋之例不聲其罪曰侵聲其罪曰伐公羊曰獮者
曰侵精者曰伐蓋以謂凡書伐侵者皆辨其意之精
麤也精麤之意何以見之春秋據迹而定其名爾穀
梁曰惡之故謹而月之按日月詳略自非義例所存
皆不通也

三月宋人遷宿

春秋遷有二義某遷于某其國自遷或見逼於疆大

遷以避之也衛遷於帝邱是也某人遷某遷其國為已附庸也宋人遷宿是也宿近于宋宋大而宿弱遷宿而為其附庸故曰遷也宗祀不忘不可曰滅國不復見不可曰取凡遷者皆兩罪之也諸侯受地於天子傳國於先君不能以道守位以德懷民而見迫於彊大受制於同列去南面之位而為之臣屈諸侯之尊而為之附庸之國為之遷者未免有罪遷人之國者蓋不可勝誅矣不書爵書師而曰人者微之也諸

侯而匹夫行不以諸侯待之曰人微之也齊遷陽亦其例焉公羊曰以地還之也按遷之為附庸爾何論還與不還乎穀梁曰遷亡辭也按遷之者移徙之名也謂之亡又非也趙子曰徙而臣之曰遷某此說是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公正月敗齊師于長勺而二月侵宋齊納糾之恨不釋而宋見侵之怨方興故齊宋之師會次於郎將伐

我公乘二國之未至先敗宋師而齊師亦還也不書
侵伐方次而侵伐未成也不敗齊師但敗宋師而齊
師不敗也穀梁曰畏我也按齊宋皆大國二大國合
而伐我亦無畏矣但其伐事未成故據實而書次謂
之畏我非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禹貢九州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宣王采芑詩曰蠢爾
蠻荆大邦為讎蓋荆州于堯舜之時常為中國九州

之地至宣王之時謂之蠻荆而讎之則荆不為中國亦已久矣春秋自莊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荆入蔡十六年荆伐鄭二十三年荆人來聘猶稱荆也至僖元年楚人伐鄭自伐鄭之後遂稱楚不復言荆矣杜預曰荆者楚之本號後改為楚此說是也然春秋于其敗蔡師入蔡伐鄭不書人而以國言之者所以夷狄之也若狄伐邢狄入衛之類是也荆者夷狄之國賓於南服於周之盛時猶為中國之患至其衰弱遂

乘中國之無人侵陵中國至執諸侯而用之會而劫中國之盟主侵伐圍滅無所不至故春秋於其始賤而外之不列于諸華至其漸盛則稱人稱爵同之中國矣蓋聖人所以深罪中國非進楚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春秋之法滅有三例國滅而其君死之者書滅莊十三年齊人滅遂是也國滅而其君出奔者書奔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滅其國以其君歸者書歸僖二

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是也春秋之義就其可責者責之不責其所不能也強大之國以兵加弱小之諸侯而奪其土地有其人民絕其宗祀其國之君不能守以死繼之則滅人之國而殺人之君其罪不容誅也國為之滅而身為之死者非無罪焉聖人方深誅滅者之罪不得少緩死者之責也故滅而其君死之者但書曰滅不更出死之名以深罪滅其國而殺其君天子之土地已不能守先君之宗社又不能

全愛其一身之死而蒙恥忍辱奔亡於外者則書滅
書奔罪其不死社稷也國為之滅而人民為之有也
宗社又不能全焉則是有不同天之讎而莫之恥也
乃苟完其一身隨之歸而為之臣蓋其罪不可勝誅
矣故書滅書歸又書名也國為之滅者非其罪也以
其君死之則滅者之罪重而死者之責輕不得更書
滅者之名也國滅而不能死固已有罪矣以其奮然
出奔不為仇讎之屈則比之隨軍以歸者罪差殺焉

又欲深明滅者之罪故亦少寬奔者之責但書奔而不名焉國滅而隨之歸者則已大惡矣然滅人之國者非無罪焉故滅人之國者其例則三而其罪則一為人所滅者其罪則一而其去就之輕重有三科焉此春秋所以辨罪惡之淺深而示誅責之輕重也齊師滅譚稱師將卑師衆也譚子之奔不言出皆自我也故自我言出譚子之國滅矣尺地非其有也安得無國而出乎春秋之例國滅無出無國可出也左氏

之例曰用大師焉曰滅按春秋絕祀者書滅前後用
大師者多矣豈得書滅公羊之例曰滅上下同力者
也按侵伐同力者衆矣滅以同力為例亦非也按凡
滅者當從趙子之例覆邦絕祀曰滅是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去年之冬宋師嘗敗于乘邱今年之夏來報其役公
復敗之於鄆也左氏於此發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
某師按此之例止可用於魯不可施之於外春秋魯

凡八敗外師豈能專于未陳而敗之乎又曰皆陳曰戰春秋于外諸侯言戰言敗績惟內敗則沒而不書但曰戰而已皆陳之例亦不通也又曰得雋曰克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惟有鄭伯克段一事而已蓋孔子以鄭伯不教其弟至其叛也又徒勝之克者能勝之名爾春秋得雋者豈少哉何獨鄭伯之於段也又聖人之意於侵伐之事常欲絕其原使之不至于此若以得雋別之則似教人以戰也此例又不通

夫又曰覆而敗曰取某師案春秋取師之例亦止有
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一條而已
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覆而敗之者宜不少也然止著
其一條此例不通矣左氏之例數條惟大崩曰敗績
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似與經合然亦未盡其義
也穀梁曰其日成敗之也案穀梁以日月為例以不
日者為疑戰日者為成敗日月之例既已不通又經
言敗者直為內辭爾不可謂成不成也又曰宋萬之

獲也按僖元年公子友敗莒師獲莒挈經書獲也若於此實獲宋萬當書之不得没去其事也經不書安知其獲哉穀梁之說妄矣

秋宋大水

大者非常之辭水之為災非常故曰大水也春秋書曰大水者八外大水唯此爾按左氏之意以為公使弔之故書爾穀梁曰王者之後也蓋曰外災不當書宋為商後故特書之爾公羊曰及我也蓋亦曰外災

不當書於魯史此以書者以其災及我故也三傳之意大抵推尋孔子未修春秋之前外事得書之迹爾春秋者孔子已成之書其詳與略但當據所書解之爾若更尋未修之事則亦有所不知縱使解之或通已非孔子闕所不書之意況稱之未盡通也如左氏之說則是外諸侯之災患皆當弔之弔之輒書春秋豈能盡紀之耶如穀梁之說則是外災惟王者之後書爾如莊二十年書齊大災豈齊亦王者之後乎如

公羊之說則是外災及我則書如僖十六年書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豈是石鷓之異亦能災我耶皆不通矣按春秋者孔子因魯史成之其詳略皆同舊史蓋孔子亦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則是春秋之文無妄加之者矣舊史所載孔子因之以為懲勸爾其若未修之前不可復加也故強知之亦或疑而不通蓋不知其所不可知者孔子謂之知若三家者或未知乎

冬王姬歸于齊

春秋一十二公之間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書王姬之歸者惟二又在莊公之時而歸于齊蓋莊公者威公之子也威公見殺于齊莊公親為之子而不為之復讎又為之主其婚焉夫仇讎者義不與之同天不復之於其人當復之於其國不復之於其始當復之於其後莊公父見弑于齊而為齊主婚父之讎則不復而仇讎之人惟恐其祀之絕聖人深罪莊公盡禮於

讎而無恩於其父也則一書之以見其惡元年之王
姬書單伯之逆築館于外而此獨亡者蓋元年之時莊
之父新見殺於齊創巨痛深之際於仇讎者之婚而
人逆之築館待之失禮之甚者故詳書之以重其罪
于此王姬之歸非無逆者矣然不書於經者仇讎之人
已易世於其子孫之婚但擇其重者書之爾左氏曰齊
侯來逆共姬按經不書逆常事得禮不書爾謂之因
逆而書又非也公穀皆曰過我也按魯實主其昏非但

過我也書之所以深罪莊公世交仇讎全不念其父
爾三傳皆非

十有二年春紀叔姬歸于鄆

春秋內女之賢者惟紀叔姬宋共姬爾叔姬為伯姬
媵法不當書春秋賢之故備書之也隱七年叔姬始
歸于紀至莊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
其國紀之國亡矣而宗祀僅存於鄆焉叔姬念紀之
宗祀幸存也於是自魯歸之紀侯大去則叔姬無夫

土地已亡而國為附庸則叔姬之奉不給為叔姬者
惟宗廟社稷之是依聖人賢之書曰紀叔姬歸于鄫
以奉養為意乎則魯大而鄫小也以紀侯為歸乎則
國亡而夫去也然則叔姬之歸歸其宗祀而已叔姬
嘗自紀歸魯矣而經不書之以其國亡則吾女義當
歸也常事無所書於是之歸則其賢行之著在於此
爾不曰叔姬而曰紀叔姬者以明往時歸紀之叔姬
今歸于鄫若不加紀則嫌於它叔姬也公羊曰隱之

穀梁曰喜得其所按春秋大法所係不可因魯侯之憂喜特加此文也公穀皆非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春秋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子書之無異文也夫以春秋之時臣事君不以其道者多也至逐君以求利賣君以全身三人者立人之朝食君之祿君存與之存存君死與之俱死春秋弑君二十有四而死君之難者三人而已若三人者投萬死以赴君之難難不

果救以身死之而又在春秋之時蓋賢者不可議矣
然而孔子書之無異文者蓋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事君而至於殺身孔
子不為也事君之日久則君必信我而言必用也然
小人猶在于朝而君猶任於小人則其道必不行其
言必不信矣道必不行言必不信猶在其位是苟祿
者也非以道事君者也苟祿而事君固位而見殺孔
子又何褒乎三人者之謂善乃孔子為不能死者設

爾非孔子之所謂善也孔子之謂善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也孔子皇皇乎七十餘國孟子奔走齊梁之郊既未嘗遇亦未嘗死也然孔子亦不貶此三人者以為不得不少進三人者以激時人之不死者也然亦不遂褒之者非吾道之極致若遂褒之則若聖人之道至是而止矣在易咸者感也感物必以心不以心者物必不感以其感之外也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皆不得感之道

以感者在下未至於心也至於四則心矣然又曰憧
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解之曰未光大也蓋猶以為
感之未也至于心亦以已矣然猶曰未光大也則感
者不可以心無心於感又感之盛也故未至於感者
責之以心已至於感者責之以盛拇腓股則不若心
憧憧之心又不若無心之盛也逐君以求利賣君以
全身則三人者必不為而春秋之所善也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則三人者不能也暨明且哲以保其身

又三人者不至也故取之以春秋之時則三人在可
褒之域格之以聖人之道則三人猶未備焉此春秋
所以進之而無褒書之而未善也公羊曰賢穀梁曰
閑也此說皆是矣然亦所未盡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春秋之法弑君之賊有能討者則書人以明弑君之
罪無所可逃逆人倫非人類凡為人者皆得誅之一
時之臣子不能討賊則君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有

所未盡則雖葬猶不葬也弑君大惡之人不見誅於一時則孔子之於春秋不復重出其意以謂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君已弑矣一時之臣子又不討賊則是悖亂之惡人得行其志而人倫將至於亡矣故以弑君之賊時未能討則孔子不復書之欲其即誅於一時也宋萬已弑其君殺其大夫其國之臣子不即討賊使之出奔則是其臣與子無恩於君父而縱之使奔也宋萬之罪不容誅書其出奔所以深罪夫宋之

臣子也左氏曰宋人醢之若是則宋當討賊矣若宋實能討賊於經當書宋人殺萬不得更書奔也按經但言出奔左氏何從知其討賊乎此妄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威公自九年入于齊於是始為北杏之會齊侯稱爵而諸侯皆稱人者蓋威公將興霸業諸侯未甚信向齊威欲過為謙遜以求諸侯故親屈其尊以會諸侯之臣諸侯之臣蓋皆大夫矣然不書其大夫之名者

亦以大夫之位去君近嫌其敵君故不出其名也諸
侯之尊雖在於天下皆得以尊稱也大夫之卑雖在
於諸侯之國亦不得仇君而會盟故凡諸侯會大夫
者皆殺大夫之號而稱人以明大夫不得敵君若微者
則順從無疑也當是之時齊威將伯諸侯未甚尊之
但遣其臣往爾齊方求諸侯亦不卑之而與之會也
聖人欲正君臣之分辨上下之常以大夫不得敵君
特降之曰人也殺梁曰齊侯宋公也按殺梁經文亦

作齊人左氏公羊皆作齊侯此當據多者為定然殺
梁謂之宋公經當書之不得沒去其稱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威自滅遂之後歷莊閔二十年伐宋伐鄭伐鄭伐
我西鄙伐徐伐衛救鄭降障伐山戎救邢遷陽皆稱
人救邢城邢但稱師至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始書曰
齊侯此孔子之微意夫春秋之時王室衰中國弱諸
侯無道夷狄侵陵於是之際能帥諸侯以尊王室攘

夷狄以疆中國者惟齊威公而威公又以其私而報平生之讎奪諸侯之土行師二十餘年始伐楚以責包茅之不入而疆中國之威故伐楚之前悉貶之曰人曰師伐楚之後遂以爵稱之謂其一正天下也春秋時諸侯無道而行師者多矣而經未嘗去爵以貶之至威公之盛而聖人罪之尤深責其可責者也春秋之義可責者責之餘年稱人者微之也至侵蔡遂伐楚方純以伯者之義許之齊人滅遂不言遂之君

者其國見滅其君死之不出死者之名所以深見滅者之罪也穀梁曰不曰微國也案春秋褒貶不以小大為之輕重國微者不曰則是春秋輕重係之小大也此蓋推日月之例有所不通故妄為此說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魯與齊為世讎又小白之入魯納于糾伐之至於屢戰則齊魯不和久矣於是齊威求伯欲與魯平故為柯之盟也左氏曰始及齊平是也公羊載曹劌劫盟

之事以謂齊數侵地而齊遂歸汶陽之田按實侵地
經當書其所侵齊實歸田經當書其所歸今經無其
事未可遽信趙子曰其事迹既妄不可以訓此說是
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宋背北杏之會齊威帥諸侯之師伐之經書齊人者
蓋威公初興伯業德政不修而專以兵勝天下春秋
貶之凡用師皆書齊人陳曹小國其勢不敢使微者

隨從齊威然亦稱人蓋威公伯者之盛其用師且貶而稱人則隨從其侵伐者亦不得稱爵也春秋用師之盛未有盛於齊威然春秋貶之則其不逮之者可以類推也聖人不悉貶之而擇其最盛者貶焉又見聖人深惡於行師也單伯內臣也內臣而命於天子受地於畿內故書地書字尊天子之命比之王臣又以別於諸侯之大夫也書會伐者蓋諸侯伐事已成而單伯後至也左氏曰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

伯會取成于宋而還按左氏於單伯逆王姬經誤為
送因以單伯為王臣至是見經會伐之事欲附成其
說故以為齊請師於周而單伯王臣會之也元年之逆王姬
亦魯臣逆之爾於此會伐宋亦魯臣會之也去年之冬始及
齊平而盟於柯於是伐宋內臣會之無疑也若王臣
則鄭之會不得更書單伯會請侯也推尋前後左氏
之說不通蓋左氏不知諸侯之臣受地於畿內則書
字故妄為此說也

秋七月荆入蔡

荆者楚未改號之稱也不稱人不稱爵而曰荆者夷狄也若狄伐邢之類是也荆自是始通中國敗蔡師今又入蔡其勢將盛欲令中國備之於始盛之時制之猶易至其漸盛將不可制矣聖人於此見禦戎之道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諸侯伐宋宋已服罪故齊侯會諸侯于鄆以與宋平

而魯之單伯嘗往會之故同為鄆之會也左氏曰會于鄆宋服故也此說是

十有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齊威欲成伯業故為鄆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謂為道而不至於三王者皆苟道也為學而不至於聖人者皆苟學也齊威雖有一時攘夷狄尊中國之功而終不至於王道蓋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

聖人之成學故雖威文之功而其辭無褒孔父仇牧
之事而其事無善所以使學者求之至於無窮行之
至於不足范甯曰君子至於春秋沒身而已矣此深
於春秋之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齊威之立至於七年夫人姜氏未嘗如齊於是往者
但歸寧爾然經書之與齊襄之事等者蓋婦人之事
以夫家為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聖人制禮惟父

母存者得歸寧父母沒雖兄弟不往也所以預為之
嫌而防其逆亂之將萌也齊威雖無齊襄之惡然春
秋書之與齊襄等蓋非禮之迹同也故父母沒雖兄
弟不往往皆犯禮矣經曰夫人姜氏如齊姜氏之惡
不可勝誅矣然為齊威者不能無罪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宋為兵主故序齊上左氏曰為宋伐郕此說是也齊
威興伯而屢伐諸侯春秋貶之稱人然宋主兵則齊

威之罪差殺經亦稱人者蓋威公伯主伯主之義當以德服諸侯尊獎王室乃徒為諸侯興師以報其怨

也宋雖主兵而齊威當伯主之責故亦書人以罪之

鄭人侵宋冬十月

鄭之徵者主兵故書鄭人不稱宋罪以行師故但書侵三傳不解其事例甚明也

春秋經解卷三